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 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 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竊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

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
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
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傳鞅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
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
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帝曰人之才能各
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僞者多
迂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
緩者雖於事或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
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通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久乃滅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已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

子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賊攻元關

○我師

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怒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帝皆可之復勅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翼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狠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埧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塩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壩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三月丁未，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閫外之憂矣○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乎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帝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
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
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
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
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
則委身歸之若寶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
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
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重于簡冊况濠梁吾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于是謁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秦州，攻高郵，取淮安，狗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况我主上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釁，不足為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為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俘，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為閣下等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絕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
吾甚爲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
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
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
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或大
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箇富貴者謀閣
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
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
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
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
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四匹

甲子我 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帝近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殯布爲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總當爲重矣 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
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
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
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父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
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帝曰濠吾鄉父母
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謂之曰
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
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帝又曰鄉人耕作
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
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四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凡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
動城郭坵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
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
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
雖布政化未週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衆
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今年四月
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戍軍之
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
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旣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
毒供餽轉輸苦勞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
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

各安生業。母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瀆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達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達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叅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遂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人城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曠時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九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陳趙勝宗守之○癸酉 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巴克安豐卽分

明倫彙編 卷之四
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
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或
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
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
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理庶幾斯民
不致失所○癸亥帝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
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
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
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帝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積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其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休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延山既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帝曰彼
昏淫亦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
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
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
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
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
黃業蔡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
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帝謂顧
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
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
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帝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

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勅。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旣而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旣受命。將發。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帝曰。不然。士誠起盭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俱俱終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論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常
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
洞庭山 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
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
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
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驥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叅政黃
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寶當中路天驥自當北路同僉唐
傑爲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
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
弼攻天驥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
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鈞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
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騏陶子寶皆不敢戰歛兵而退
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
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
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寶出戰復
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
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接渡三十萬
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
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
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
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

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
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張士
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
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大晦甚遇春令舟
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
人

家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入郡○
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
北

見紫微垣權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測在
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

紫微垣北斗權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漸臺彗道去
虛宿壘壁陣西始戒。

太清河決○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
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
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
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
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
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明倫彙編 卷之四
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
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仁
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
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
爲戒也。

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
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
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
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
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裒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
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
亦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
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
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
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
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
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
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
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燬擊
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利却薛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
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
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
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
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
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
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
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
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
言。其左丞張騏、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己丑歲師克杭州

先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孫
德道表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道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
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效仍享富貴謝五卷
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效我卽降文忠許之乃與弟
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夫至張士誠平章潘原
明懼道員外卽方表請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遠至
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
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
雖欲降恐無及故使表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
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卽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受任之當爲歸欵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
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柴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
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
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
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
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投行
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
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帝
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
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
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帝以丑的長壽歸之于

元而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為難納仍授平章守舊城從米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朱興以城降壬寅游陵州降○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潰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眾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閘

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
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
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
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
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閭門水柵旁送達
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
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
九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
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

戰必

十二月己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

忠爲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

文忠高命賜姓也自初有李氏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氏

改紹興路爲紹興府諸全州爲諸暨縣○陳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定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帝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爲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士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爲太史院○禁箋文頌美之辭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韓林兒卒于

八步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晝晦大雨

雹

城中人舉笠而食雞棲干峭百卷論時方明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我

徐州叅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

叅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

至呂梁伺其出掠卽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

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

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鎗

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

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

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
陳友諒守將鄧義亨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
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爲翰林院○六月朔日有食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今日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爲家其臣則以民爲民以
家爲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
爲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爲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
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
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頽尚
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
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
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
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
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用
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罇草萊者施罇不謹必傷良

苜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
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頽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
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
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
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
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
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
以爲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
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
連坐叅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
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帝曰民之爲惡譬

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汗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天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效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竒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鮮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叅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旣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勝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鳴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衛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發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卽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送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傷。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頃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
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疎禮薄則
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
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害君以私賄下坐邀
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
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
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
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
此徒遣數冊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
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
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

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潛結。通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彙條。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爲汝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一
豈謂杭城下卽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胡
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八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溫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
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豪傑
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
爲汎海計王是命叅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大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
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
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

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惟歸于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
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
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
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
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
掩襲我軍轉至間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
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叅政
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
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
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

刀往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於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堤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歿耳。客曰。使歿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歿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矣。况嘗許以資融錢。做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

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閫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歿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頃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

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歿。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丁亥我師克無錫。

姑蘇捷至。帝卽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

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辛丑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高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

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帝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帝曰敦崇儉朴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
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旣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
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
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
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
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
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
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禮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史。劉基仍兼太史院使。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太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御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憲傳獄。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莫安主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那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名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叅政
傅六德皆勇略寇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
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
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論達曰閩外之事汝
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
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
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
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
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觀
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論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共爲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
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統君。
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爲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若
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
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
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
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
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孽。孽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勦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蒸。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楮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上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卽攻之。唐三等到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卽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卽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旣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

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
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
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岷。
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
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
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
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
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
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
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
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月个身長 卷之四 三十一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卽稽首歸命逃
于海上猶 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北徒衆悉皆以
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
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行其
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
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
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潤里吉
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四匹船四百八十二
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 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
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頃首曰臣遭時多艱逃處海上
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于師然此非出臣

心實群小所誤。是以前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阻礙。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甲午圍丘成。○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旣而。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

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帝覽之謂基曰：此寡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帝曰：嘗駁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禪謀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六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辛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徐達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率兵略滕州。元守將楊瓊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計。即督兵填

拔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隱等平章普顏不花不
屬外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淮膠博興等
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糧一十
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
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復
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爲田豐王士誠所害老
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
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朔日有食
之○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於法熊鼎曰吾適
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而
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
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參於群議
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
之帝然其言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
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
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
二律准唐朝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
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
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叅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助阜縣尹孔希泉鄒縣簿蓋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以城

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亮遠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屬子獨一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武者雖勝若以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上即帝位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下起豪傑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
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
慰臣民之望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
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
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
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
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踣之
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
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
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
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千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
在昔運際當今欽惟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
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由是天下
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旣膺在
躬之曆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上以答天心下以符於
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
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叅贊兩間
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開
帝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
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

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

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邛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已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甲子。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書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千元，凡閭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
儉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
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
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
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
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
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
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
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

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
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
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
不以爲怪。末一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
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
弊也。○先是，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
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
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二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
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
當法，而人不敢怨。比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
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葺于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撫。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歿。時僉樞栢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
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四海舟一百
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十兩銀
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
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
兵狗略之

江左陸翽之覆校